# 讀書偶識

鄒叔子遺書之二

讀書偶識二

新化鄒漢勛叔績

史記索隱引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白虎通五經篇于春秋類下引傳曰三皇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世受錄圖史記从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盧弓父曰三千三百三十篇未除禮樂之書也其說是然書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之多而禮樂之書僅九十篇何其少也此非禮樂之正經蓋如逸周書有識方之類

本在禮樂之中而重錄于書中者有九十篇故除之也孫仲可安曰黃帝至堯舜不遠堯舜至秦穆不二千年書至三千二百四十篇不過多邪此言非也攷黃帝一千二百五十年堯九十八舜四十二夏六百三十八殷六百二十九西周二百七十九平王至秦穆卒百五十年其三千有八十六年唐虞五家書百二十篇此其近者帝魁至帝摯不滿一千二百五十約可百篇內此其遠者皆記言之書也其餘則皆春秋也故白虎通于春秋類言之自此而論則三千餘年之間而有史記三千

篇亦猶由漢至明一千八百餘年而正史有一二千餘卷之多何足怪哉或謂中候之文不與百二篇之文相類疑非古時之書此又不然自唐及周歷二千餘年其文安得一律錄書者各取其近者則若一律今逸周書文體又不與周書一律豈必僞邪伏羲將凡九十一王即所云三皇百世也計神元書其書之都名其細名則曰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也九十一言百者舉成數而言五帝之世受錄圖此伏羲已後帝魁已前有五興王曰五帝也蓋伏羲一神農二遂人三祝融四黃帝五受錄圖

其書名也史記一書也从政錄尙書之都名又一書也
帝魁已來至秦穆此二種書凡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从
政錄約二百篇內外史記約三千餘篇
書序有今文古文今所傳者出馬鄭王古文也書僅百
篇史記尙書大傳及書緯所言張霸所據者今文也凡
百二篇多古文二篇史記商有大戊（大戊在咸乂後）大傳周有
揜誥（揜誥在嘉禾後）其篇名也尙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
帝玄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
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

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凡百二十篇張霸采書序作百兩篇亦是尚書有百二篇之證

書序多殘缺如泰誓序律麻志引之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又引之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及拔已今序則僅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無大誓八百諸侯會語又紂作殷侶今序是而律麻志非如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下當是奪作禹貢三字如微子作

誥父師少師下當是奪作微子三字微子作如作者七人矣之作卽篇內發出往之意也言微子欲出奔告父師少師史錄其言爲微子篇則其下有作微子三字無疑此是今序殘缺

尚書大傳史記齊世家之文此伏生泰誓也伏生傳之鼂錯吕年老而死未竟者卽此篇故論衡曰孝景皇帝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从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蓋伏生傳与鼂錯之書其已竟者二十八篇其未竟而書本殘者則泰誓之篇其

書雖未備亦傳之故亦曰二十九篇孔安國已攷古文者鄙此泰誓故史記漢書皆云伏生書二十九篇後至宣帝時河內女子復得泰誓其書與伏生之泰誓相近而備于伏生之書宣帝因下之博士故論衡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言定者謂符伏生所傳雖有泰誓而未備至此乃備而二十九篇始具足矣書疏引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

子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由此言之則宣帝時所得乃古文即馬季長所云後得者蓋孔安國以伏生二十九篇攷古文其泰誓則以伏生書中所有者攷其文其伏生書中所無者則逸之亦如十六篇逸書也至宣帝得河內女子泰誓時其時爲古文之學者又以其新書續古文而去安國所攷之泰誓故馬季長疑之史記周本紀九年十年之文此別本泰誓即劉向別錄所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者是也其夏侯經惟二十九篇

伏生之書也歐陽經有三十一篇兼此兩後得泰誓而

備存之也三種泰誓大同小異歐陽氏兼存之古人之

愼也

伏孔兩家所傳所攷一泰誓也武帝末後出一泰誓也

宣帝時後出三泰誓也三者大同而小異然皆僞古泰

誓中之一篇伏孔之書于一篇猶有殘缺武帝時之書

覩伏孔爲備矣而首數簡錎會宣帝時之泰誓首數簡

不錎而備于武帝時書然仍止一篇也博士㠯其首尾

獨備離爲三篇㠯充泰誓三篇之數學徒皆信尙㠯爲

泰誓三篇已具故古文家亦去其子國所攷者而存此篇而三篇又在古文中矣馬季長趙邠卿知其本末故皆目爲後得使此三篇果已具足于伏孔二君之時則與二十八篇同出烏得云後出哉要而言之三種泰誓皆非僞也伏孔之缺畧其愼也武帝時泰誓雖錯簡而書未僞特博士之說燕說耳宣帝時出之書亦不僞也特博士離而爲三以欺人不知明者之識于後也馬季長疑其文之淺露則矯枉過直古文家去子國所攷而著此後得之書始見子國書中所有者此書皆有子國

書中所缺者此書獨全故去此从彼哤不如歐陽氏之
三種並存爲愼之至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史記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季長
注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
也史記集解引 鄭康成注賓讀擯舜爲上擯已迎諸侯書疏引
天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王叔師注言天四方各有一
門其誰從之上下西北辟啓何氣通焉注言天西北之
門每常開启豈元气之所通洪慶善興祖補注淮南言
東北方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

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逸說蓋出于此謹案淮南九州之外八殥千里八殥之外八紘千里八紘之外八極千里九州州方三千里加殥紘極凡萬五千里故子長曰遠方賓客李長四方之門正用屈原語此蓋相仍古訓也嵎夷暘谷即東方開明之門東北蒼門南交即南方暑門東南陽門西昧谷即西方閶闔之

門西南白門朔方幽都即北方寒門西北幽都之門四門始謂開明之門暑門閶闔之門寒門此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伯之所宅其蒼門陽門白門幽都門始陽伯夏伯秋伯冬伯四伯之所宅四門之副也合之爲八八伯所宅之地曰八門亦曰八極八伯皆羲和之族故歸藏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㠯爲晦明山海經傳引八伯主麻又主懷柔遠方四嶽主内地大傳曰巡守四嶽八伯是其事矣四門又在十二牧之中故經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也

五家紀年之法凡有數科改元之法自古已然但不改者多而改者少耳歫元㠯紀則唐虞夏商皆曰祀尙書大傳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舜攝之元祀也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維十有三祀帝乃偁王而入唐郊維王后元祀皆禹攝之祀也此唐虞之灋也周始改之曰年成王元年是巳歫初元而積紀之則唐虞夏曰載壯位七十載通堯二元而紀之也蒋元二十年時堯雖治天下而有未服者壯故改元後元五十年五十壯位五十載通舜之攝位卽眞而紀之也夏未聞要當同虞殷則曰年周則曰祀故歫元者爲一科歫初

元稱爲一科而二科錯出于二書之中尚書逸周書皆無所
承但曰維幾年幾年云若夫距事爲耑若宅程壯程受
命既克紂之類又是別科非紀王侯厤年之類也其法
五家皆曰年首尾計之與記厤年者必據正爲始踰正
乃增之法異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知唐虞亦偁年也若夫爾雅夏曰歲殷
曰祀周曰年此又異灋始謂王者創制立灋預立科條
其計年之名有此三偁也五載巡守三載考績十有二
年王巡守殷國卽其實也此雖通積計之不曰人君之
元爲始而與距事爲耑之灋又小異此計周歲不計首

尾

韓詩外傳六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闚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及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當脫門明四三字）目通四聰也說苑十二牧方

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㠯入告乎天子故牧者所㠯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白虎通州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㠯禹貢言九州也（何知下當缺一非字于文義方洽）三書所言十二牧非十二州之牧卽四門四目四聰皆今文說

呂氏春秋勿躬篇上有后益作占歲下復有伯益作井而總之曰二十官則后益伯益兩人也后益卽作朕虞

而爲禹所薦者荀子益咎繇橫革直成之交益扗咎繇冉必非咎繇子卽此后益也系本曹大家列女傳注漢書高誘呂覽注皆云柏益卽咎繇子柏翳者卽此伯益也故大史公書已益翳是二人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句惟時柔遠能邇句惇德句允元而難任人句蠻夷率服孫伯淵星衍曰食哉絕句是已訓食爲勸猶未盡也漢勛聞之子鄒子食讀飭救也時是也是目十二牧之職守惇厚也允信也元善也難距也任人佞人也言已能惇德又信用善人而距遠佞人

則蠻夷皆服矣姚氏失句讀後世遵用之非也

唐虞夏之制三公九卿三公即司馬天公司空地公司徒人公也本尚書大傳 九卿其六爲士共工朕虞秩宗典樂納言三公不必備其上左即卿也合之爲九卿三公之敘司馬拄毒周官賈疏引尚書大傳文司空次之司徒次之契巳爲司徒而禹讓之者司徒公位次司空也棄居稷爲司馬而禹讓之者未爲司馬公也初舜爲司空舉禹爲上左舜去司空曠公職禹乃爲卿及舜即眞禹乃位公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漢勛謂服古通伏即伏斧戉之誅

五刑有服者大辟服斧戉宮剕服刀剕服鋸劓服鑽鑿服笮也五服三就者服斧戉者就市服刀者就宮服鋸與鑽笮者就朝也

古文平在朔易今文便在伏物漢勛案北方言伏方也伏北同均㠯相訓朔北方也文雖不同而誼則一也易當作昒昒昧蔑微一聲之轉微臧也昒與物俱从勿聲故今文作物古文作易者逸日于勿上作之後人不識遂例爲變易之易耳東作作生也南爲爲化也西成成收也朔昒昒臧也素問言四時曰生長化收臧㠯化屬

王土寄位于火此此經遺長言化吕明有五也咎繇謨撫于五辰謂五辰之政即此

典禮憲刑安民之事也協恭和衷總典禮言之江未澐曰恭牡皃衷牡心是也政事總憲刑言之大曰政小曰事黜陟諸侯進退卿大夫政也除罷左貳小事也鄭康成曰天之所謂聰明有憲者由民也詩烝民正義引能飭典用禮斯爲聽明有憲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君上及百工飭典用禮而民已爲聰明天即已爲聰明也明尊也即天命有憲也威討也即天討有罪也民已爲當尊天即

尊之民已爲當威天卽威之君上及百工惟視民已加悳荆卽上當天心矣典禮悳荆上通于天下通于民故曰達于上下

五典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五惇親也誼也別也敘也信也親卽仁別卽智敘卽禮五禮馬融曰吉凶軍賓嘉五庸庸通容周官經曰祭祀之容少儀曰祭祀之美齊齊皇皇又曰祭祀主敬皆吉容也周官經曰喪紀之容注曰喪紀之容纍纍顛顛少儀曰喪事主哀皆凶容也周官經曰軍旅之容注曰軍旅之容暨

暨詻詻少儀曰會同主詡注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疏引成二年齊晉戰鞌傳則會同主詡謂兵車之會亦軍容也周官經曰賓客之容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又曰賓客主恭皆賓容也周官經曰朝廷之容少儀曰朝廷之美濟濟翔翔論語曰居處恭嘉禮與居處無異皆嘉容也

尚書疏鄭㠯三德六德皆亂而敬㠯下文漢勛謂當作三悳六悳自亂而敬㠯上下自誤爲皆奪上字衍文字耳亂而敬㠯上謂寬柔愿三悳也亂而敬㠯下謂亂擾

直及簡剛彊也疏曰寬柔擾屬之洪範之柔克亂愿直屬之洪範之正直簡剛彊屬之洪範之剛克王鳴盛鳳喈引之誤謂爲鄭注謹案說文愿謹也犪牛柔謹也仲達據牛柔謹之訓而曰擾屬之柔克佀亦不必鄭注曰擾馴也引見三國志注周官服不氏養猛獸而教擾之牛馬猛獸皆非柔性僅可馴擾則擾亦不必爲柔克之屬鄭周官注曰擾亦安也則於正直爲近經之所徼自曰苻三悳爲柔克中三悳爲正直末三悳爲剛克

辦名記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

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引見月令禮運左傳宣十五年疏淮南子泰族訓百人者謂之豪馬鄭王咎繇謨注皆曰才過百人曰乂引見尚書疏漢勛謂辨名記所言爲是但扁百人曰豪倍豪曰乂耳俊乂即上文之常吉已才言曰俊乂已守言曰常吉

鮮食魚鼈鳥獸皆是也左傳唯君用鮮老子如亨小鮮皆鳥獸也內則冬宜鮮羽是魚鼈也鄭注下爲食曰謂魚鼈引見詩思文正義僞孔傳上鮮食曰鳥獸新殺曰鮮下鮮食曰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馬季長曰鮮生也引見釋文

其說皆惟當艱馬季長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引見釋文王鳳喈曰馬㠯艱爲根見劉成國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亦見唐扶頌漢勛謂馬說是也上文暨益奏庶鮮食禹言已與益進諸鮮食此言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禹言已與稷播諸根食奏諸鮮食也播㠯言根食奏㠯言鮮食耳五穀言播則根食卽百穀可知已楙遷有無句漢書食貨志所引皆如此絕句化居烝民句史記夏本紀引用此文云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段若膺曰蓋有無句絕烝民句絕作乂句絕也王子雍訓化居爲易

居正義引王肅曰易居者不得空去主訓此詁也王鳳喈曰王㠯化爲易者懋辯傳變化見矣變化即變易是也史記用徙居代化居是訓化爲徙也漢勛謂楙遷有無者遂奧也楙貿通貿有者而遷于無曰貿遷有無化居烝民者遂民也乃立萬邦立粒通用言稷既播百穀又有遂奧遂民之政於是天下皆立食矣鄭康成曰乂養也作相養之禮引見詩思文正義漢勛謂相養之禮謂播種告糴之禮播種之禮如耕耜勞農之屬是已禹此言專言養民之事㠯補告糴安民之未備也

安汝止句惟幾惟康句其弼直惟動句丕應句徯志以昭受上帝句天其申命用休句江永濬曰惟思幾殆康安弼輔也直當為悳是也夏本紀禹曰于帝愼乃在位安爾止輔悳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漢勛謂弼悳若輔左王以成悳之臣也徯清也段若膺曰清與徯于音韵支與清之通轉也安汝止為幾為康禹告舜欲其安于所居之悳思天下之所由危思天下之所由安其弼悳之臣思帝之動作輔薦糾韋如是則天下之人民大應且清意以明受上帝之命上帝

即謂舜上帝猶言天王對下上諸侯之人民言故曰上
帝鄭康成曰天將重命女呂美應謂符瑞也引見史記夏本紀集
解天下人民大應言效上爲善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卹孤而民不倍是已清意者言祇潔
其心也明受上帝命者明受天王之教命言上令而下
从也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謂四鄰鄭君尚書注四鄰左輔
右弼前疑後丞尚書疏引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
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曰對責之疑

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引見禮記文王世子疏是也下經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即敕四鄰之語臣謂股肱耳目下經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言汝翼敕作肱者言汝爲敕作股者言汝明敕作目者言汝聽敕作耳者也

史記舜本紀云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四嶽爲天子主諸侯即此經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有民如有土有國謂諸侯也左右助也取于手呂爲言呂箸明作

肱之證君奭敘召公周公相成王爲左右釋文引馬季長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是直謂二伯爲左右周二伯與虞四嶽同辟四門卽此經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亦卽宅四門之八伯分命羲仲疏引王肅注曰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述職謂巡行事見白虎通義漢書王莽傳予之東巡吕勸東作予之南巡吕勸南僞予之西巡吕勸西成予之北巡吕勸蓋臧蓋用尙書說也漢勛謂八伯主巡行之官堣夷等八地在外之治所京師亦各有官舍猶漢之刺史宣力四方者宣卽詩來旬來宣之宣

治功曰力徧布治于四方卽平秩東作平秩南爲平秩西成平在朔易也四門職巡宣故曰作服王者方使一行人攷文字正服色謂之四目又方使一人采風詩謂之四聰皆襍輶軒往來又迺謂之曰遒人以其行人之屬又迺謂之曰行人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夏書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左傳襄十四年引）王制說巡狩之事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譙桒經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㠯出內五言汝聽卽說上文臣作朕耳其職則四聰其
事則采詩也說文敘曰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
修舊文而不穿鑿段若膺曰古人之像卽蒼頡古文是
也像形像事像意像聲無非像也漢勛謂日月星辰天
象也山龍華蟲地象也其人作爲會合者則宮室器用
衣服飲食宗宮室也彝器用也璪女功也火火食也許
沖進說文上書曰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蚰蟲襍物
奇怪王制禮儀世閒人事莫不畢載是文字備天地人
之事也周官經曰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鄭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名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或曰古曰名今曰字風俗通說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承藏秘室揚子雲方言敍同漢勛謂遒輶皆从酋聲古字通杜元凱左傳集解遒人行人之官也班孟堅引用夏書以行人代遒人漢代相傳之訓故周官行人諭書名與輶軒使者采方言事同則遒人卽行人凡文字衣服二事皆作目者明之中庸曰書同文又非天子不考文是文字爲平天下一事王制說巡狩之禮曰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

制度衣服正之是正服色亦王者之事
夏本紀毋若丹朱敖上有帝曰予辛壬娶塗山上有禹曰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論衡遣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問孔篇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敕禹又曰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段若膺曰帝曰禹曰字尚書所無史記有之此今文尚書也論衡若時二字在予娶之下爲禹語疑有舛誤此段氏古文尚書撰異第一條也其第二條謂今文尚書亦無帝曰禹曰字漢勛謂予娶若時不詞之甚其爲舛誤無疑蓋尚書非

本作予娶嵞山（引見說文）若時二字則嵞山之誤乃傳寫論衡者習見予創若時之語而不聞有予娶嵞山之文遂妄書耳古文尚書則毋若丹朱敖之上無帝曰予娶嵞山之上無禹曰故陸氏集馬王鄭三家之同異不言有帝曰禹曰其娶予嵞山則雖偽孔本亦作予娶嵞山說文于書偁孔氏其引書曰予娶嵞山是古文之原本如是也馬鄭王之本必同說文而陸氏不言娶予馬鄭王作予娶必是陸氏所見偽孔本尚作予娶嵞山也古文尚書雖無帝曰禹曰字而其謚則與今文無異葢曰予

創若時與予娶嵞山兩文相接續明非一人之語而言予娶嵞山即知是禹知予娶嵞山爲禹言則予創若時必爲帝言灼然可見僞孔見經文無帝曰禹曰字遂誤仞皆爲禹言故其傳曰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已私害公僞孔既爲此說傳之既久其本不一陸氏所見之本尚仍舊作予娶嵞山與馬鄭王同而孔氏之本則作娶于嵞山矣既作娶于嵞山則無㠯見爲二人之言然味通篇之誼上文咎繇既㠯無裁遜游告舜矣則不宜復㠯此語戒舜故知是舜戒禹之

辭也又上文禹言光天之下至罔功皆已上荅帝意自
毋若丹朱已下不與帝意相切則是帝更端語可知
帝舜戒禹曰毋若丹朱之菝舊之說者咸已爲堯子丹
朱漢勛已爲驩朱之喈字也何則堯子丹朱上有聖父
外多良臣九男事舜朱與其中何得朋淫此其不㦡一
也卽令丹朱實惡舜之隱惡揚善何不足于丹朱而暴
露如斯是又不㦡二也又實有辠可鑒正多斥言于家
傷及門內或說㧞游姝爲費辭是又不㦡三也大明去
發武王辠紂羅列已甚君子敘書去斯二冊冊之于紂

三世見囚卽令無餘或諒其喪舜之于堯親授大位山陵未乾醜斥其息韶何藎善武不徒美是又不嗞四也卽如所瞰虞蕩已極虞賓在位何足見書一篇之閒卽復不照虞史短拙一至斯乎是又不嗞五也或謂丹朱先嫚後仁是則改過何復臚瞰昔短沮其自新是又不嗞六也郊天禘祖未改赤制作賓王家位首羣后此云㱆世其不㱆者代一人耳舜之戒禹何出于斯是又不嗞七也本斯七閒已定斯文丹朱決非启明嚚訟之胤子而爲驩朱之啗字審矣

驩兜舜典孟子與驩頭讙朱山海經鴅吺尚書大傳丹朱棄稷五者一也古字通用丹朱之敖與左傳潘尫之黨申鮮虞之傳摯語同一律父子倂也驩兜任不肖子曰夆其世故舜曰戒禹而禹曰不子啓爲咨也驩兜與敖世濟其惡故放之崇山驩兜惡謚

管子若敖之柱堯也莊子堯伐叢胥敖又堯攻宗膾胥敖國爲虛厲論語奡盪舟不得其死然此皆堯時之敖卽舜曰戒禹者國爲虛厲卽所云用夆厥世也敖奡字通胥國名敖亦惡謚見呂氏春秋注莒敖公注敖謚也

說文黺字曰衮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从黹从粉省衛宏說漢勛謂此古文家訓故也說文又曰絑繡文如聚細米也由其說推之則黺乃畫絑乃刺繡也今女工黹爲華爲人物其用絲縷綴屬䊵䊵如細米𪑙卽絑也既已黹繡分其大界各于其界中絑刺宗彝璪火既已黹黻分其大界各于其中黺畫山龍華蟲故黻仲曰山龍華蟲黺也如是則古文家不已黺絑爲章也

作會正義曰鄭云會讀爲繪左傳正義曰鄭讀會爲繢是古文爲會也僞書大傳云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

白也璪火赤也山龍青也是今文爲繪也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論語曰繪事後素是倆今文說而非古文也鄭康成注古文讀繪爲繢（依左傳正義）別自用其說不从古文今文之說（釋文會馬鄭作繪者蓋馬鄭注有別本直改會爲繪也陸氏與孔氏所見異耳）書疏鄭元曰此經自導溺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漢儒謂此蓋古文家之意鄭君始明發其例也北過降水地理志上黨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水經注引作東入漳爲是）此古文家說也地理志

信都國信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今文家說也其所謂絳水者即水經注之絳瀆自漳河分支別出者也過九江劉歆曰爲湖漢九水引見水經注及書釋文九江孔殷鄭注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見書疏鄭注止此故疏此下方按云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不出大江也下流合于大江耳此古文家說也應劭地理志注江自潯陽分爲九道此今文說也僞孔氏襲用今文說曰此二處觀之則古文曰過爲大水內小水今文曰過爲經流分支派

是古文今文各有其義例也經凡三過字惟東過漆沮
不聞古今家異說但無傳之者想亦異也
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
會于匯之古文說也僞孔傳曰此匯亦爲彭蠡或是襲
用今文說古義及鄭君必不如是鄭注云三江分於彭
蠡爲三孔東入海見尙書疏僞孔傳自彭蠡江分爲三襲鄭義此古文說也
鄭注又引地理志彭蠡在豫章彭澤西者蓋引舊說而驗之後之引鄭者不備耳地理志豫章
彭澤禹貢彭澤在西此今文說也此不合古說者有三一古文曰九江爲湖
漢九水是古豫章爲湖[illegible]也不容復曰湖漢爲彭蠡二古文曰三江分于彭蠡者若是豫章之澤無分三江之

理三地理志丹陽郡宛陵彭澤聚在西南蓋古文說彭澤之地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迆北會于匯二匯字鄭注不同訓[illegible]由知之鄭注道溺水云此經自溺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引見史記集解經文言會于匯則鄭必不解爲彭蠡澤以自亂其例其證一

鄭注三江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引見尚書疏鄭注東迆云東迆者爲南江引見尚書疏以此言推之鄭當訓迆爲溢僞孔襲用之也鄭既言三江分于彭蠡又言東迆者爲南江則會于匯在東迆之下必不謂匯爲彭蠡以自相矛盾也以此知

鄭會于匯之匯必不同上文訓回可知其證二桑君長傳古文尚書其言山川皆爲禹貢言也漢書地理志引桑欽言陵陽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若禹貢無入江之淮君長何出此言古淮匯字通馬鄭二君皆傳古文知其必用之其證三孟子言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若桐柏之淮何由注江其證四匯訓回非訓澤又非彭蠡之別名經若云會于回豈復成文乎㠯詁訓破之不合其證五馬鄭之書雖不傳故可㠯例推也今人皆襲僞孔之謬㠯匯爲彭蠡因之經語不明因之注例不合因之孟

子及柔君長之言皆不用匯之爲淮紬繹鄭注其誼疏
徃
惟箘簬枯三邦厎貢厥名馬注言箘簬枯三國所致貢
其名譏謹棨季長之意是以箘簬枯爲三國名而箘出
箘簬出簬枯出枯三國所出皆名譏之材故各貢之也
山海經有菌山有菌人逸周書有九菌菌箘字通地葢
在今衡嶽以南五領以北是箘國也逸周書曰路人大
竹呂氏春秋駱越之箘路路駱字通地在五領之南此
簬國也經文箘簬枯一作箭足杆箘箭聲近足乃路之

壞字杅卽枯之同聲叚借攷工記妢胡之竹箭春秋傳芋尹無宇芋尹申無亥新序芋尹文爲江南令是芋乃江南縣名而文卽其尹也攷之聲韵杅枯胡芋皆近而秦漢謂豫章長沙皆曰江南漢豫章郡有雩都則枯當卽壯雩都此枯國也攷工之妢亦鄠字之通叚鄠雩皆漢豫章地其地宜竹箭由是言之則胡卽枯益信三國皆荊南垂漢豫章郡古亦壯荊州

未可以戚我先王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之戚鄭君我其爲王穆卜注二公欲就文王廟卜進巳矣徵曰古

禮凡於遠世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出它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于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埽地爲壇㠯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爲臣故不告廟而爲壇㠯告也吳氏此誼爲可先但告廟易作卜廟爲壇㠯告易作爲壇㠯卜則上下貫矣蓋國有大事必請守龜卜于廟二公心憂王疾首發穆卜之謀二公初欲三公同卜偶不照及支子不可戚先王之義故周公告之而自㠯爲事時周公爲大宰故自爲主

克明德僞傳曰能顯用俊德馬鄭王注皆遂禮記大學

篇引康誥曰克明德又引大甲帝典之文而總釋之曰皆自明也荀子正論篇引康誥曰克明明德而言主道貴宣明左傳成二年引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成八年引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宣十五年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合記傳及荀子觀之則明悳爲文王自明其悳而非顯用俊悳也孟子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實也依左傳意則庸庸當謂禮用其能用人者祗祗當謂敬其能敬人者用能用人者敬能敬人者則㠯善引善天下之善皆壮于朝矣威威亦謂威其能㠯威迫脅人者文詳左氏意則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皆明悳也庸庸祗祗雖與僞傳顯用俊悳合不敢侮鰥寡則非顯用俊悳又左傳所言文王所㠯造周經之區夏卽周也夏中夏也周初壮戎狄

之閒遷岐乃始進居夏地故區夏卽目岐周也區域也區夏猶言夏區古人語到然也

王曰外事句汝陳時臬司師句茲殷罰有倫句尙書大傳引書曰茲殷罰有倫是司師屬上句也汝陳時臬司師與下汝陳時臬事語一例事士古通用八職二曰師三曰司士亦司師旅之屬外事如周官之遂士縣士方士侯國雖不全要有治都鄙之獄訟者女陳時臬司師謂司寇之屬如周官之士師鄉士及其中士旅下士也侯國雖不具司寇要自有屬師其上士司其中士士其

下士與江叔澐引周官小司寇至于旬乃弊之鄉士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之文曰釋要因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因極合小司寇鄉士郎陳臬司師遂士縣士方士即外事上呼其官下敝其職也

王曰女陳時臬事句罰蔽句殷彝用其句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句罰蔽者舊所斷之荆罰孔仲達所云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即此罰蔽矣殷彝用其者言殷常用此罰蔽矣其語詞猶矣也義議也議刑議殺者言律無

正條比故事而刑之當得其宜比故事而殺之亦當得其宜勿用之已就女之意女謂㘖臯之士也

鄭君曰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僞傳大史內史掌國典瀆疏曰大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瀆者爵祿廢置殺生予奪謹案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周禮大史下大夫也內史中大夫也此經于大史內史皆言友見非臣也若是王廷之臣則王廷之臣尙多無緣大史內史獨劼毖于妹邦當是方伯之監必已大

史內史如秦之御史監郡漢之刺史糾察郡國矣漢代
王國之官有內史爲天子之臣卽其遺制
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句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句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句定辟矧汝句剛制于酒殷賢臣
蓋曰殷獻臣有惪而封爲諸侯者侯甸男衛謂諸侯也
大史友內史友王臣之監于方伯國者故曰友獻臣百
宗工殷賢臣之國臣也爾事則衛國之臣也服休服采
衛國之二孤也鄭君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

近臣文王世子曰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又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燕息是入朝祭是出釆事也師教㠯事事莫大于朝祭休息也保慎其身所㠯安息之也若是則保是服休師是服釆也二孤尊于三卿定正辯君成王自謂女謂康未言女當㠯戒酒之言慎殷之獻臣爲侯甸男衛之諸侯者況大史內史之監于女邦而爲女友者其分又卑矣女定當固慎㠯敕之也女當固慎殷獻臣之國臣況事爾之臣又近矣女定當固慎㠯敕之也女

當固慎爾國之二孤況三卿又卑矣女定當固慎言敕之也君天下亦宜正況女為諸侯乎其剛斷崇飲無失也

寇攘姦宄至罔不憝此殷刑書語也周公又係語其下嘑康未而告之曰如此者其首惡也我與女當大憝之益思不孝不友之惡刑書所無女當用文王所作之刑曰刑之不率大戛此殷刑書語也不率謂不軌猶詩之言不遹爾雅之言不蹟也大戛大法也猶大辟矣周於于不率大戛之外又益思外庶子公卿大夫之子弟未授爵者訓人

鄭云師長也卽三百六十九兩之師儒也正人之官長　小臣官師府史遴已下諸節胥徒
民譽而歸惡于君是乃長惡當用不軌之比例比而殺
之
又爲君者不能其卿大夫爲長者卽正人　不能其小臣師司
旅外正大府之于諸府大卜大祝之丁諸卜祝雖非其師司旅亦相管轄皆外正也謂之正者彼皆各
有師旅也威虐放命亦當有刑卽女亦不可不敬與女不敬
與亦當有刑也此言君者康未爲孟侯有諸侯爲之屬
也
嗣爾股肱純其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農民也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商賈之民也工成器亦資賈已通之故言商賈卽已包工在其中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總上文農商而言也慶如數與于祭而君有慶爵士之有慶者之慶卽閭里慶弔之慶也洗絜器具也腆旱膳也言父母有慶事于是自洗絜器具旱儆膳養已致其意乃得用酒庶幾可飲段若膺曰白虎通引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又曰下言欽厥父母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尙書也漢勛謂古文尙書亦當于用字絕句遠服賈用者謂遠行而

賈其器用利其嬴餘以孝養其父母猶農之蓺黍稷以事其父其長也長逆其上言之或祖父母或兄長之年老者一言厥考厥長一言厥父母互文以相備一言犇走一言孝養孝養謂飲食犇走謂凡役事亦互文以相備

說文曰塈仰涂也楊雄傳獿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涂塈者也敓廣領大袖以仰涂而領袖不汙顏師古曰塈卽今之仰泥也釋名涂杜也杜塞孔穴也塈猶煟煟細澤兒也馬融曰塈塈色引見尚書

疏說文丹部引周書曰惟其斁丹雘段若膺曰許君所據尙書上文亦當爲斁塈說文曰斁閉也斁或借杜字爲之成國釋涂爲杜曰杜塞孔穴正詥說文用斁字之詛漢功案今衙人飾牆壁先已泥斁塞穴孔及不平處令平然後加塈今丹桼工亦先已石膏末斁塞木器穴縫不平處令平然後加丹桼又今人作竹壁亦先已泥坿之令平然後加塈則涂塈茨涂丹雘之涂皆當依說文用斁爲正若疏中之斁字則斁之譌唐時之本皆作斁今尙書之塗直俗字耳

伯禽封魯已周公尙在故但偁子而不偁侯何以知之以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而子謂伯禽也傅者伯禽之臣故對之偁而子猶曰而君也君偁子臣偁其君亦曰子孟子曰子力行之是已又尙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二三子商子之弟子也伯禽見商子必執弟子禮方可盡言故伯禽亦在其中）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

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杍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杍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杍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二三字羨文無緣商子之弟子皆見周公此蓋本云子明日見周公後之錄者不解子之誤增二三字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尒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無緣康叔亦同伯禽之禮二字亦妄增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言子道者正謂諸侯老而世子嗣位之道若尋常子道伯禽與成王同入學時已講之訊矣豈有伯禽不知而康叔亦不知邪正以并曰伯禽見周公全乎魯侯之禮故周公答之至是始盡

世子之道故周公嘉之吕是而論則魯公初封係子明
矣通鑑前編引尚書大傳吕杍材爲命伯禽之書其說
甚是蓋古文王曰封今文當是王曰子才也子古文或
唶㞢爲之丯又近土古文吕㞢丯二字合爲坐字家成
康叔之名此古文說之疏也今文曰王曰子才者子謂
伯禽爲魯子也才蓋伯禽之名言子才者猶子般子猛
云爾且尚書百篇無摘書中二字爲篇名者則子才之
卽伯禽明矣春秋傳言命吕伯禽此云杍材異者蓋材
是魯公名祇作于諸侯會特稱魯 所改非書篇名有二

也左氏晉之良史不得偁其始封君之名故曰字諡易之古人名字必相比埒此蓋取有材能則可捦獲醜虜也今文子作杍者喈字其曰我受天命丕丕若有夏厤年式勿替有殷厤年其讀則不讀不敢自則曰我周之受天命不若夏厤年之久用知其必不少于殷厤年矣召公云嗞故知汲冢書夏年多殷之說不誣也

雠民百君子則受王威命友民百君子則受王明德之命百君子尻雠民友民之閒命尻威與明惠之閒皆曰中田上下古人文多如此如楚詞援輿晃首兮桑扈臝

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士冠禮之載合升皆其比也畏天顯小民顯明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有天明亦有民明也顯凥天與小民之間以中毌上下之法謂畏天之明又畏小民之明也成王卽經惪秉哲畏相卽畏天顯小民相察也視也監也畏天與小民之監察是曰畏相僞孔傳以爲畏敬輔相之臣非矣春秋外傳周語曰國之將亾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詩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是惪有馨香祀亦有馨香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馨香凥惪與祀之間亦以中

毋上下也言惡之聲否及祀之聲否皆兆發聞于天

論衡率性篇召公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傳言聲猶絲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仲任此說極是但以十五爲生子人或疑焉蓋人有生壯長老以譬四時之生長收臧（見閒）表上壽百二十四分之則九十後爲老六十後爲長三十後爲壯三十前爲生七國以後倘學者爲生本此子者男子之美稱經言生子猶壯夫長者老夫之比生壯長老又各分

初末嚳之四時有八節矣十五曰菁初生也初生之時正成倚定志之時故初生爲十五仲任言生子爲十五謚甚古其言意卽志也孔子十五而志于學可見志定在十五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卽堯典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曰贊堯者贊之也旁作穆穆卽四門穆穆也尙書大傳說之曰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言是巳旁卽海表海表卽四門也舜爲四岳主諸侯周公亦爲二伯主諸侯故贊之之語同也御衡不迷卽內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衡即璇璣玉衡之衡此言周公之爲相燮理侌易也舜目上公總錄三公之事周公目冢宰總百官其職同故贊之亦同文武勤教此言周公爲大師之職目文武之事勤教于王也

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使公仍居大師大宰及疑丞之職也誕保文武言爲大師大保王目文武之事即上文之文武勤教也受民亂謂冢宰掌邦治也爲四輔謂丞疑輔弼也貫予言周公爲道道即疑丞也工當讀公古字通用王命余來承荅爲四輔之言也正義曰

曰退爲去曰迺爲來此來字之誼也保乃文祖受命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荅受民亂之言也受命民居文祖光
烈考武王中者亦曰中冊上下古人文㷀也宏朕恭莊
葆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之併古文曰爲訓字尚書
當是本作佚後家改作朕字耳其說是已蔡傳於此引
孟子責難于君謂之恭說是大教訓而責難謂爲大師
也荅誕保文武之言
說文奭盛也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漢勛案奭
禁召康公字醜則其名也當漢代說經者皆謂奭即召

公名故許君列其說于許繼又舉史篇之說謂召公名
醜曰廣異聞此許君意也二說當以後說爲是名醜而
字奭者相反之義奭當从郝聲錯魚模部說文云奭亦
聲聲疑是盛之譌
任人宅乃事一也準夫宅乃準一也牧宅乃牧一也十
月之交三事大夫鄭君箋曰三公也則此亦三公也古
曰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牧者養也養民者其司徒與
任事也司空掌邦事任人其司空與準濮也司馬掌九
濮準夫其司馬與周曰一公領大宰司徒二卿謂之牧

召一公領宗伯司馬二卿謂之準召一公領司寇司空
二卿謂之任
周官虎賁下大夫二人中士十二人趣馬下士阜一人
綴衣當即司服司服中士二人小尹疑即小臣小臣上
士四人孫伯䍐曰左右攜僕葢若周禮大僕射人也大
僕下大夫二人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凡此皆近
王之官也百司司即正師司旅之司謂官之在試僚屬
也庶府府即府史胥徒之府謂庶人在官者言府即包
史胥徒言司亦晐正師旅言百言庶則六官晐也大都

小伯互文也其實謂大都之伯及小邑之伯也百司庶府所召賅官府大都小伯所召賅都鄙執人謂學執之人秀士選士俊士進士郊人皆賅其中則并將仕者亦言之矣表臣百司謂都鄙之百司也大史說見符蓋上官之監方伯者尹伯皆諸侯之長尹連尹伯州伯庶常吉士尹伯之左右也司徒司馬司空尹伯之三卿也亞旅三卿之屬也夷微盧烝四夷之長也三亳者商之舊都阪蒲阪虞夏之舊都其連尹特要于諸尹故別言之于此不言王之常伯常任者欲詳略互見也章首言準

人舉三事之中以賅上下綴衣虎賁舉王近臣之首二人以表其餘也自百司庶府以下則章首所不詳夏商特舉三事舉其至尊者以表其餘特言三俊者舉未仕者以賅諸已仕者

常謂常伯常任以賅近臣事謂三事司謂百司庶府賅官府牧賅大都以下至阪尹非三事中之牧也

常人即庶常吉士庶常吉士即王左右常伯常任後世尚衣尚食尚書尚藥郎此常字皆掌字通假也

蚩尤蚩無知也尤過也古惡謚經傳中蚩尤凡四一炎

帝末借王左傳過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之兆遂周書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此其一也一黃帝六左管子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此人蓋先有功後爲惡如管蔡之比故得惡謚此其二也周書蚩尤悖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馬季長注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釋文引高誘國策注蚩尤九黎君名鄭康成尚書注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壯少昊之代也書疏引 韋宏嗣國語注黎氏兄弟九人蚩尤之徒書疏引有蚩尤之徒句今本無之 此其三也張平子曰凡讖皆云黃帝伐

蚩尤而詩讖獨㠯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此又堯有
蚩尤也史記引湯誥曰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
乃弗予有狀此昔㠯禹咎繇稷三后之興與蚩尤之敗
竝舉蓋㠯一時之仁虐竝衡此其四也
寇賊大辟之科也大傳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
刑亥大戴記飭五兵及木石曰賊洪氏注曰八成此曰
邦賊又㠯中情出小曰開大曰講洪氏注曰八成此曰
邦諜謹察凡僃兵者自國內起曰賊自外國來曰寇寇
者擊完也人國家完聚彼㠯兵來擊之也賊害也起兵

爲害于國中也寇在外國刑之所不及故其所及故者寇之屬也卽夅叛是已如自彼國來夅而爲閒乎我國中及本在我國而嘗思棄閒叛从它國皆寇之屬也故周官之邦諜大戴記之曰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皆卽此經之寇也劫謂劫人子女略謂略人財物賊劫略者謂起兵曰劫人子女略人財物也斂攘矯虔四字涉經文而羨

鴟義今文作消義此宮罰之科也大傳曰男女不曰義交者其刑宮大戴記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

媒洪氏注曰八成此曰邦汋汋卽媒妁之妁邦汋如今
之姦律漢勛謂誘引也居臧也家室謂妻妾也有如不
有寡君之有杜元凱曰有相親有也君子下扁子字君
子子者貴人子女也誘居家室者言引誘臧匿人之妻
妾也有君子子者於所尊貴人不斥言之曰誘居婉易
之曰有言親有君子之子女亦足見其爲姦婬臧匿也
二者皆曰義義之言衺謂婬衺也王懷祖曰義者頗衺
也說文曰俄行頃也廣雅釋詁曰俄衺也古者俄義同
聲其說是專古團字團聚也合也子女專者言爲子女

姪衺者合聚之所猶今世之呼子爲倡妓是已詩陷入
妻妾合聚姪衺之子女二者比凡姪爲重故犯宮刑消
媟聲相近馬季長曰媟輕也盍謂男女輕薄無禮偶合
也或曰圖聚子女爲輕薄佚衺之所趨赴故曰輕也
姦宄此剝罰之利也大傳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
盜攘傷人者其刑剝大戴記利辭曰亂屬曰讒洪氏注
曰八成此曰撟邦令又曰財投長曰貸洪氏注曰八成
此曰犯邦令春秋傳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漢助謂官
吏爲內帥莽曰外官吏作姦于內必辨文舞文卽利辭

也辯文者惟其僚擴知之又必以利口迷亂僚擴之耳目故曰利辭亂屬也韋宏嗣曰以詐用法曰撟故利辭亂屬即撟邦令也君命即邦令辯文即是觸易君命也革輿服制度即辯文之實也作弊于艸野者必先以貨獻于其長長吏不問然後敢爲姦也其爲姦之實則爲詐取人之財物是亦盜略之也或傷害人以報怨耳其作宄于內者亦惟此二事傳文言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于上言姦宄于中言盜攘傷人于下者以見盜攘傷人者姦宄之所同而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者宄之所

獨耳

敓攘此刖罰之科也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
刑臏大戴記作于財賄六畜五穀曰盜洪氏注入成此
曰為邦盜說文敓彊取也鄭君尚書注曰有因而盜曰
攘漢勛謂敓即盜也非其所有而決關梁踰城郭曰略
取之是曰彊力略取人財物也記言作于者作起也于
取也亦謂彊取也攘者謂與人有摦芥聚其徒屬彊敓
其財物其情重故刖之

矯虔此墨罰之科也大傳非事而事之出入不已道義

而誦不詳之詞者其荆罨大戴記崩本吕要開洪氏注曰八成此曰爲邦朋又作起不敬吕欺惑憧愚洪氏注曰八成此曰爲邦誣漢勛謂崩壞也本卽十有二職事民之本業也要邀也開如開色開道之開非正也謂壞本業弗爲而邀希于異端卽非事而事之也索隱行怪必有慕之者家聚徒敎授結爲朋攩故曰邦朋此如後世之釋道二氏及諸衺敎是矣作起不敬卽出入不吕道義謂出入欺詭能幻惑人誦不詳之詞謂僞說讖緯禨祥二者皆憧愚之所惑也皆誣罔不吕實之爲故曰

爲邦誣也邦朋卽經之矯非邦事而事之是矯也邦誣卽

經之虔虔訓固爲幻惑說禨祥直是愚固者之所爲